



若有其事

欽 文

若有其事

許欽文著

目 錄

慶	一
鬼白	一一
猶豫	一九
飲茶如酒	三七
昏夜裏的獨幕劇	四三
小牛的失望	五一
辭職	六五
課餘	七五
牛頭山	八三

「小說材料」……………九九

農間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狼群的羊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楊元給柳貞的信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伏中雜記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覓

楊企平是礦務職業學校裏底一年級生，這時十四歲，在他底同班中，身子比他高的固有，比他矮的也很多，年紀却是大致相同的，至多不過和他差了兩三歲，他和多數同學一樣，嘴裏可以說的，總是想到了就和人說出來，手上可以做的，也總想到了就動手做去；也有如雨後的筍一般的強壯身體，也有如蘋果一般的紅潤臉頰。所以，教他們文法的女教員，固然都把他們當作一朵朵的鮮明的玫瑰花看待，就是教他們國文的已經白了幾根頭髮的男教員，也把他們當作一班活潑的鴨或者一羣馴良的縣羊看的。他們有的是天眞，活潑，忠誠和熱烈；所缺的是世故，不明白社會上的利害關係，當然是不知道計較利

害的了。

平時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如果其中有一個高興得笑了，不久就會一齊笑起來，湊成功一個大笑；如果有一個感着了痛苦，別的也會就都皺起眉頭來，形成一個慘澹的世界。

在他們底心目中，和他們有直接關係的，只是學校裏底教師，家庭底父母姊妹和幾個親戚朋友，其餘世上一切，除掉糖攤，水果攤和點心店認作對手以外，正如閉關時代一般人對於外國人的觀念，以爲原是無須發生關係的，如果發生了關係，只覺得是討厭。

昨天晚上，楊企平因爲心裏不安而且恐慌得非常疲倦，許多同學也都無心自修，寢室門一開，就都趕到房裏就寢，等到搖息燈鈴，早就瞌着了。因爲睡着得太早了，到了這時，——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，總之天還沒有亮，大概已在半夜以後，因爲身體已經覺得很舒暢了，——

忽然醒了過來，而且一時再也睡不着了。月光從窗縫透進，映在他帳門上，藉此可以看明白帳頂和四角，又可以隱約望見斜對過姓王的同學底花夏布帳子。呼呼的眠鼾聲接連地響，好像是從第七寢室傳過來的。他靜靜地聽，那聲音老是均勻地響，看看帳門上的月光，過了好久，也沒有多大變化。他略一思索，就憶起昨天親自見聞到的前此未遇的事情來了：

早晨，剛剛好了牙，正要開始洗臉，突然一個同學跑來和他說，「楊企平，不好了，校門口有兵把守起來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他不覺出神地問。

「不知道呀！我們一道看去罷！」

他們離了膳廳，經過天井，剛走上長廊，就看見兩個拿着上刺刀的槍的兵，正在迎面走來。他們連忙回轉，走向靠操場的一邊。

他們到了走往寢室和走往自修室的分路處，正在躊躇，以爲走向哪裏去好，頓時身旁趕來了個灰色人，手裏也拿着槍，槍上的刺刀是煞亮煞亮的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兵一手指着楊企平問。

「我叫楊企平。」

「你呢？」那灰色人又指着他那同學問。

「我叫張南堂。」

「好，你就是張南堂。那末跟着我去。」說了，那灰色人就把張南堂用勁一把抓住，拉着走向校外去了。

楊企平盲從地跟走了一陣，覺得兩條腿已漸漸地軟弱起來，幾乎身子也將跨不成了，以爲不如快把此事去報告別的同学。他剛旋轉了身，正想走向寢室去，看見前面已有一大羣人迎頭擁來，當先的是

三個背着上着刺刀的槍的灰色人，牽着三個同學，其中一個較高，其餘都比他還矮，都被粗麻繩緊緊地反綁着，後面跟着一大隊同學，他就站在一邊，等候大隊過去，也就混入後面的隊伍中了。

「爲什麼？」他連忙輕聲探問在他近旁的同學。

「不知道呀！」兩個同學同時這樣回答他。

他只得跟着一道走，到了校門口，被守門的兵阻住了，從短牆上底鐵欄干裏望去，只看見那被綁的同學由那灰色人擲上搬運貨物的汽車去，擲一個，那車上底鐵板就動地響一次。擲完以後就有四個握槍的兵爬將上去坐在車上，咕地一響，那汽車就隆隆地開走了。隨即一個軍官從校內出來，他穿着紫褐色的中山裝，背着擦得精光的三角皮帶，皮靴煞亮煞亮，脚步聲得得得得，他向一個號兵用手一指，那個號兵就擎起明晃晃金光的軍號來，「呼嗒呼嗒」一吹，許多握着刀槍

的灰色人就都從校內出來，也就排成雙行，隨即「堂堂堂底——」地吹着行去了。於是擁擠在校門口的抖着聲音相互問，「爲什麼，他們竟被這樣抓去了？」他們也就相互這樣回對：「不知道呀！」

忽然牀旁起來一種阿阿的喊聲，楊企平不禁喫了驚，他就知道大概又是那位姓童的同學，因爲受了驚慌，做着惡夢囁語了。他底思想被這囁語聲打斷以後，看看帳門，仍有月光照着，只是已經移向靠門的一邊了點。他覺得有點寒冷，就把被頭摺小了點，閉攏眼睛，希望就此睡去，再好好地睡一覺，可是囁語聲停止以後，那呼呼的眠鼾聲就又均勻地響得很清楚，他聽着不由地繼續回想起昨天的事情來了。

回到自修室裏，楊企平才知道坐在他隔位的同學也已被抓去了。

學在同班中算術是第一，英文也是很好的，人也和藹可親，和人談話的時候，總是先現着酒窩笑一笑的。空位子上教科書依然整排地緊

着，筆墨紙張也仍好好地照原放着。

校長召集學生談話，說是他也毫不知道這底細，也無法抵抗，不過既然這樣來抓，大概總是「赤化」關係，至少是有嫌疑的了。他說，「上課可是不能不照常上課，如果不上課，那就是罷課，罷課在戒嚴的時候是不答應的，如果罷了課，那就都得抓去，抓了去就不免槍斃掉了！」

校長這樣說了，兩個訓育員就都青天白着臉，——跟着同樣的訓育主任，東跑西奔，抖着聲音同樣傳說：「上課，照常上課，沒有抓去的總得照常上課！」

在國文班裏，教員把講義只是空捏在手裏，——輪着眼球，老向窗口東看西望，說是這是恐怖時代的情形，恐怖時期已經來到，這種情形當然難免，可是無法逃避，校內如此，校外也如此，其實已經看

地如此，就是山鄉小村，也有山鄉小村的恐怖了，所以離校也無益，回家也可不必，如果不上班，當然是更危險了。他又說：「假定紅是比赤較淺的顏色，那末赤當然可說比紅較深；紅加灰就相當於赤了。我想，諸同學天真爛漫，不識現社會的世故，講話作事，一樣直直落落，好像是紅，因為紅和赤很類似，原有許多點相同，所以容易被入當作赤化了的看。有了一般人認為灰色的行為，紅固然就變了赤，戴着灰色眼鏡底的視線下，紅也就變成功赤了，所以，小心點罷，如果給了戴着灰色眼鏡的注意……」

突然，另一種囁語聲又在房內起來，楊企平聽了不覺心房砰砰地猛跳，不期然而然地他就彎上一隻手來按摸胸膛。

囁語停止了，他覺得緊張着的身子已漸漸地鬆動起來。他停止了按摸，頓然覺得安適，——手却仍然攔在胸膛上。

他覺得好像正在洗澡，盆子裏溫熱的水很多，他在水中，身子老是沈下去，沈下去。——他忽然感到恐慌了，似乎身子已經浸在西湖水中，湖底裏底香灰泥非常鬆軟，不知道究有多少深，身子老是陷下去，陷下去，不停地陷下去，而且也沒有就會停止的樣子。他知道這已非常危險，想盡力掙扎起來，也就用勁掙扎，可是四肢已不靈活，睜大眼來，才知已被一隻水牯牛緊緊地踏住了。他驚慌已極，以為只好呼救了，可是發不出聲音，再看知道喉嚨也被牛蹄踏着了。

他望見他底哥哥正在一旁經過，粗壯的手臂上握着雪白的鍬，默默地走，似乎不曾看到他。他想只要使得他知道了好，但是，用盡了力，出了一身大汗，還是發不出一點聲音來。



鬼 白

——隱隱約約的呼聲——

我已無須再恐慌，

我也無須再怕誰。

阿阿！

我還要怕誰？

我何必再爲什麼恐慌？

唉唉！

就是還想盡什麼責任，我已無從盡我底力；

就是還有人想來害我，也已無從再使我受害了！

嘆嘆！

且看你們如何勝利，

且看你們如此勝利以後將怎樣！

哦哦，我起初原只爲着老母和幼妹，想使老母繼續生存，幼妹自然生長，我才開始掙扎。社會是愈認識愈覺得不可靠，自己底力量是愈使用愈見得渺小。我因掙扎不見效果，以爲社會就得改造！看見了舊社會底堅固，黑暗勢力底強大，不覺努力奮鬥，才有人來稱我做「同志」，也就樂意加入了同志（？）的隊伍。

我從算作新的書得了算是新的智識，從這種智識知道性欲是應該滿足的，滿足性欲是應該的，我才把所愛的人認作愛人，且就和我底愛人實行結合。

從愛的甜蜜，我看見了夫的義務和父的責任，也就認定了對於

人類應盡的天職，因此很希望建築新的社會早早告成，舊的勢力從速崩裂，我就愈加努力工作，一言一行，惟恐不新。時刻自勵自警，惟恐爲趨新的所笑，爲守舊的所害。

當我加入隊伍時，加入左翼或是右翼，我是毫無成見的。我只相信隊伍是預備整個前進的，以爲有左有右，這在事實上正如有前有後一樣，反正都預備前進，哪裏知道——阿阿！要是當時有個人在一邊招呼我，或者略微得到了點暗示——哦哦，其實早知這樣，加入這種隊伍，原是根本非必要的了。然而當時，恐慌的只是棄掉了舊的一時建設不起新的來，所怕的只是舊的勢力底反動。

究竟爲着什麼要把我關在半壁裏？除了左右翼的關係我究竟有了什麼罪狀？其實要是真地有了罪過，我決不會隨便被人捉住了，我底死原是因爲太相信了隊伍是真地預備前進的緣故罷，我底忠實原來全